

■ 传承

舞台，是他的圣地

□ 梁卫群

舞台，无论华丽简陋，都是他表达艺术的纸笺，他银钩铁划出入神入化；角色，不分大小，俱为他结识知音的乐章，他情真意切言为心声。

——题记

舞台边上的少年

洪阳是普宁的县城，清末有个潮州总兵方耀在此建了个德安里，富甲一方，办了很多戏班。这个富庶地方，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个别处少有的好处，便是有更多戏可看。而对于小方展荣来说，只要他愿意，他几乎可以一场不落地跟，因为小孩免票。母亲黄青缇是潮剧最早的坤旦，20世纪30年代出了名，22岁嫁了人就在家为人妻母，但她有很多戏班故交，展荣去看戏，他不怯人，自来熟，总能在台下一角找个不妨碍人的地儿，津津有味地看戏，困了便睡一阵，醒了继续看。他不挑，什么戏都能看下去，杂七杂八地看，他看戏，也看人，看台上，也看台下。久了，他便能看出那种嘈杂里的秩序，紧张里的条理，在各种声响动静里，他能共情，在这地方，他感到安心。

他是家里第七个儿子。他上面有很多哥姐都被送了人，父母养不起十几个孩子，单留了三个最小的。最大的儿子能挣钱，从小就在戏班，从童伶做到师父，演戏谈不上很好，但什么都会一点，装台功夫尤其好。每回戏班裁减人员，张榜出来，头个就是他，但每回总裁不掉，原因无非两个：首先，他好用；第二，裁掉他，戏班下不去手，他是家里主要的帮手。

1959年夏天，方展荣要升三年级，他向母亲要两元钱去交学费。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让他去找大哥。从普宁洪阳到揭阳榕城，有四铺多路，一铺路5公里，次日他起了个大早，母亲掀开锅，从白色的水蒸气里拿出个番薯递给他。展荣一边听母亲叮嘱，一边剥着番薯，把皮搁桌上。母亲顺手拿起番薯皮，放嘴里吃——这一幕方展荣记了一辈子。

他到榕城戏院找到大哥的时候，大哥正在舞台上装台。展荣仰着头，对大哥说：“大兄，我来了。”大哥问：“你来有什么事？”“无钱交学费，母亲让我来找你。”大哥站在台上数米高的架子上，泪涌上来，弟弟没看见。

剧团里生活困苦的人很多，能帮一个是一个。团长饶恕听了方展荣声音不错，让一个乐师拉了一段曲，展荣跟着唱，嗯，可以培养，便说：“好了好了，你明天来上移户口。”就这样，11岁的男孩进了正顺剧团，有了一口吃食、几个零花钱。

上台

这个男孩一看就不怵人。当晚，剧务就安排他上台，在《时迁偷鸡》里演个小丑。他扮演一个店家，有句台词，对客人说“客官请进”，再持盏烛台引客人进店，很利落开门、关门——像模像样。

后面就没他的事了，他很快卸了妆，溜到台下看戏。头次扮相登台，新鲜感还没过，就听得边上一个客人问：“弟啊，你刚才做《时迁偷鸡》的店家？”展荣说：“是”，有点自豪。那人说：“你开门理做成关门，关门理做成开门。”展荣脸上火辣辣。

这事，他也记了一辈子。他以为很小的事情没人在意，却不是，你在台上做了，就甭想糊弄过关，观众会当真。错过让人揪出来，要骗自己说不错，骗不过去。

他演戏爱动脑，爱自己加戏。演《取经》里一个传令的小猴子时，他跳到演猪八戒的演员腿上，突然往八戒的肚子上反手拍了一下。八戒没提防，吓了一跳，下台后追着骂他“猪肠仔”。

因为天性活泼好动，展荣学了很多戏，都是丑戏。后来正顺剧团办了一个学习班，叫汕头市少年戏曲训练班，从1960年2月到1965年2月，展荣在这里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培训。因为学艺很刻苦，每科都能得满分。当时的训练强度很大，有些孩子吃不消。一天跑步两次，每次45分钟；练跳，就是跳过条凳，每次要跳45分钟，“跳”对在舞台上从上跳下、出台、翻跟斗都是非常关键的；练唱、练把子，每次也要练45分钟。最怕的是下腰，孩子们被老师压得眼泪直流。学员之间练用枪、甩枪都练到脚脚，别看舞台上踢枪、甩枪非常轻松，其实演出之前常常练到无法行走。

这期间，方展荣小生、童生、小丑、武丑、踢鞋丑等都做过。

有一次去妈屿演出，演出完准备回来，在等渡船的时候，有渔民问展荣：“你昨夜做《三岔口》？”展荣答“是”。那人说道：“来来来，给你一只蟹吃！”说罢便挑了一只螃蟹，硬要送给展荣。

在正顺剧团虽好，但每个潮剧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中剧团”，这便是广东潮剧院一团。这个团进过中南海怀仁堂，去过香港，到过柬埔寨，被称为“雷公班”。

少年方展荣有一次去迎接完成外交使命、从柬埔寨载誉归来的中国潮剧团，那里有潮剧界最耀眼的明星、从正顺剧团走出去的姚璇秋。她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名角，在潮剧界独领风骚几十年，后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因为不是少先队员，没资格去献花，这是他心中难忘的遗憾。

自己的舞台

每一次的下乡演出都是一场嘉年华，短短时间里，因为大戏到来，“墟市”临时开张，小孩跑来跑去，贪一口平时难得的零食；村民摩肩接踵，看一场戏卸去一身的疲惫。而台下，还有不动声色的“猎头”，他们在关注着台上的艺人。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场实力的展示，对剧团、对艺人，都是如此。方展荣被发现是很自然的，他年纪轻，功底扎实，嗓音明亮，于是在1965年，他离开正顺剧团进入汕头市青年潮剧团。为了排《沙家浜》，需要能翻腾、功底好的年轻人去扮演

■ 世遗走笔

清晨，车子载着我们从云南景迈山脚下开始沿盘山公路向着古朴的酒井乡老达保村前行。每行驶近百米远，准有一个弯道，当地人戏称：百米没直道。让我好奇的是，通往山上的路是用一块块石头铺成的弹石路，轮胎碾过，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车身也随之颠簸。像这样的山路已经很少见了。随车的导游解释说，当年景迈山选择修这样的弹石路有着深远的考虑，一是让车速慢下来，确保安全行驶；二是不想山上过度开发，要留给青山一份纯净。哦，原来如此！行至半山腰，透过车窗，我惊喜地看到山坡下郁郁葱葱的林木依山势而生，云雾环绕在崇山峻岭间，缥缈如纱，犹如步入天庭，我兴奋地把眼前的美景摄入镜头中。

“别急，还有更美的景在最高处等我们呢，一会儿，到最佳处观云海吧。”导游的一席话，吊足了我的胃口。车子不知转了多少个弯道，终于在一处较平坦的地方停下。还未来得及观赏云海，就被节奏欢快的乐器和阵阵歌声吸引了。



新四军，1970年，22岁的方展荣从工宣队调进了新成立的汕头地区潮剧团。他爱琢磨，在这个新环境中，只要给他一个角色，他必定还人们一个惊喜。他演《洪潮赤卫队》里的彭霸天，出台一句“石板栽花无根底”，尽显地天气势和阴沉；他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则突出了特务的多心眼和狡猾。

同样是反派人物，他演《江姐》中的徐鹏飞也与众不同。在他之前，有郭石梅、陈玩惜、张长城等前辈名家演过这个角色。面对师辈他不怵，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呈现，当时的惯例是正面人物冲着敌人一指，反面人物要马上顺势一倒，以反衬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他不爱这样脸谱化的表演，姚璇秋饰演的江姐对军统头子指着鼻子痛骂后，方展荣饰演的徐鹏飞却不以为然一阵大笑——尽显特务头子的老成、笃定、狂妄毕现，这样的反面人物，更衬托出江姐的伟岸与不屈。

观众对他演的角色开始期待，而他的师叔们看这个青年的表演也点头。他感觉到自我表达的快意，更感觉到创作被接纳的欣喜，他爱这方舞台！

选方展荣演徐鹏飞，是姚璇秋的主意。以方展荣之前成功塑造过多个叛徒的经历，在《江姐》中原本给他设定的角色是背叛革命的甫志高。但姚璇秋拍板让他试试徐鹏飞，她对方展荣说：“后面的戏要你帮忙吊起来！”果然势均力敌，棋逢对手，成就了潮剧舞台令人赞叹的佳作。

方展荣因此在1975年进了姚璇秋主政的汕头地区青年实验潮剧团。

1978年，《江姐》在里湖演出，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让方展荣毕生难忘的事情。他第一次看到洪妙演《杨令婆辨本》，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师父一旦扮相，特别是开声之后，便神奇地换成另一人。他人还未出场，仅在台内应了一声“领——旨”，台下即时掌声、叫好声山呼海啸。这是一位离开舞台已久的75岁的老人带来的。这个场面极大地震撼了方展荣，原来艺术有这样的影响力！

而到了1980年，方展荣到揭阳桂岭演出《柴房会》时，他也终于体会到了一样的由喝彩声组成的山呼海啸。

丑，他的标签

1978年底，广东潮剧院恢复建制，方展荣转入一团。那时的观众期待古装戏如早天盼春雷，潮剧界便开始复排传统剧目。此时的方展荣打算排林冲的戏，他有意挑战这个文武兼得的角色。但陈玩惜师父主张他去学蔡锦坤的《闹钗》。老人家与蔡锦坤师父有些交情，他带着展荣去蔡锦坤家里，说：“把他收作徒弟，不会丢你面子，功夫也能传下去。”没有地方练习，方展荣当即表示可以去自己家。他家也没多大，把厅里的木椅石几等小家具搬走，硬生地把空间腾出来。每天一早，他拿了肉票去市场排队，买5毛钱好部位的猪肉，盯着卖肉的把肉切得薄薄的，再买2分钱菜，等师父进门，现烫了碗肉片菜汤孝敬师父。白天学一整天戏，晚上就把白天学的复给玩惜师父看。他常带2角钱买了戏票，请玩惜师父看他的戏。玩惜师父无生儿无生女，展荣拿他当自家长辈。



《桃花过渡》饰老丑渡伯



《八宝与狄青》饰狄青



《柴房会》饰踢鞋丑李老三、笑玲儿锦英二娘

只要给他舞台

其实方展荣的生也演得很好。他早期在《小刀会》中演的刘丽川，是他崭露头角的角色。他演贾大夫，和张长城在《汉文皇后》里仅有一场对手戏，戏份不多，但两人功夫悉敌，戏飙起来，非常惬意。团长兼头手陈汉泉说：“展荣啊，你还是得做生！”20世纪80年代，他还演过《华容道》里的关公。潮剧里关公戏少，潮人崇敬关公，扮关公，妆不能画得太像，但他上台，人们还是认他的关公，他演出了关公的“神”。1986年去泰国演这个戏，当地的侨领很欣赏，说：“我一辈子最爱关公！”1986年，他在《负心梦》里饰王魁，创造了一个小生惊鬼。1987年，方展荣又接到一个创作剧目《八宝与狄青》。他那时的丑已很出名，甚至开始有人称他“丑王”了，他还是接了狄青这个小生的任务。这个戏后来在第二届广东省艺术节上获得了一等奖。

方展荣说自己长得丑，或许是他对自己的形象有误解，他的狄青是很英气、帅气的，他演小生，观众没有一点不适。他演《王熙凤》里的贾琏，也很恰当。

1987年，有一次在炮台戏院演《八宝与狄青》，戏中有很多武打动作，台不平，演到中间，方展荣的脚突然崴到，入台后，同事帮忙做了些应急处理。十几分钟后，锣鼓声催，他强忍剧痛上台。戏歇后方展荣的脚整个红肿，全身发烫。五天，他又要到广州参加广东民间首届艺术节，表演《闹钗》《柴房会》剧目，这两个戏的动作要求都很高。他一边治疗一边排练，每天都要练滑梯，一直持续到五六天后完成任务。医生对方展荣说：“你这只脚如果休息、彻底治疗好，将来可能会落下残疾。”哪里能够真正休息？他脚疼了就打封闭针，上药后继续上台演出。

观众不知道，他在台上全情投入、忘乎所以，台下，回到“方展荣”身份的他却常常痛苦不堪，身体各处的难受疯狂叫嚣。

舞台，始终是神圣的，他无法怠慢，而观众的回应，则是最好的回报。当激情消退，病痛冷笑着来算账了。没有这样的付出，便没有那样的回报；如果这是代价，咬牙认了便是！

他研究新戏新角色，其中必有一处新的突破。他肚子里打了多个行当的底，只要新角色准确定位，技巧信手拈来，他要“一戏一样”，决不重复。他对失传剧目情有独钟，重现了玩惜师父的《桃花过渡》，老版里有“灯笼歌”，还有“蚯蚓歌”；他恢复了《碧玉搥髻》，整理重排了《蓝继子》。他从不停下脚步，有人说：“方展荣有野心！”

人生有多少光阴？往前走便是。做自己当做，没那么多左顾右盼的。他是名勇者的。

景迈山纪行

□ 仇秀莉

单啊。导游在车里自豪地介绍说，这里的村民拿起锄头能采茶耕地，放下锄头会弹琴唱歌跳舞，他们感恩党的好政策，为村里修了石板路、通了自来水、建了公厕等，还成立了演艺公司，以民族文化促旅游发展、产业融合，走出一条符合村情、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如今，老达保村被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二

景迈山终年云雾缭绕，车子带着我们继续向山顶攀登，行至高处的观云台，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惊艳了：这简直是一幅意境深远的山居图啊！只见山峦层层叠叠，波澜壮阔的云海连绵起伏，穿行于茶山间，空气中散发着幽幽的茶香，成片的绿树掩映着一块块造型优美的梯田，透过洁白的云朵能看到山洼里聚集着似隐似现的古村落，山花点缀其中。站在云海之上，阵阵清风掠过，闭目冥想，聆听鸟鸣，尽情呼吸这纯净清新的空气，顿感神清气爽。我想，世外桃源的理想家园也不过如此吧。

当我们步入景迈山古茶林的那一刻，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早期茶林历史景观一点点呈现在眼前。古老而悠扬的采茶民谣，见证着古茶林历经风雨依然傲立于世的历程。据考证，景

迈山古茶林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代茶农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形成壮观的“万亩古茶林”。2023年9月，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了解中国茶文化的一扇窗口。如今，蜚声海内外的古茶林，一年四季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茶商和游客。

这时，三名年轻靓丽的采茶女子映入眼帘。她们发髻上插着别致的葫芦发饰，身穿色调鲜艳的拉祜族服饰，背着小竹篓，莺声燕语，步履轻盈，阳光透过树林间隙照在她们身上，犹如一幅绝美的《采茶女》油画。喜爱美术的我真想拿起画笔，将眼前的一切描绘下来，但此刻没有画笔，我向她们提出拍合影的请求，她们当即大方允允。拍完照片，她们又笑意盈盈地向茶林走去。

景迈山的魅力除了美景，还有人们的质朴与浪漫。漫步于古茶林的林荫小道，静心观赏每一棵茶树，每一片茶叶，聆听来自远古气息里蕴藏的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故事，如梦如幻。

三

景迈山最有传统特色的两个古寨是翁基和糯岗，以傣族、布朗族为主，在此繁衍生息历经千年光阴，逐步形成芒景等5个布朗族村寨和景迈等4个傣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干栏式民居，即一楼存放粮食、饲养家禽，二楼生火做饭、

居家娱乐。

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这里的世居民族探索出独特的“林中开垦、林下种植”的种茶方式并代代相传，形成了富有深厚底蕴的茶文化。我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茶铺，村民站在茶铺前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还有村民在自家的二层面对镜头直播带货，微信、抖音及快手在这深山古寨里被运用得得心应手，外面的世界并不遥远。他们还成立合作社、建茶厂、开民宿客栈，接待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我从寨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不难看出他们的生活殷实富足。

在一个铺满石条的斜坡上，只见一名外国人正在这里画画。他用还算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这里很美！我在这里待了三年，都不想走了。”一家茶铺的摊位上摆着不同包装的景迈山茶，一位身穿拉祜族服饰的老妇人正在介绍着。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付款，看来古寨的现代化生活气息也很浓。欣喜之余，我也买了两袋，打算回京后约朋友们慢慢品尝。抬头望，湛蓝如洗的天空格外晴朗，云也是出奇的白，映衬着整个古寨宁静端庄大气，以及古老与现代交织的神秘。

夜宿深山客栈，吃罢晚饭，月明星稀，空气中飘荡着古寨的清香，芭蕉叶和凤尾竹在风中摇曳。我们与当地的拉祜族村民相聚在篝火旁，红红的火苗映红了我们的脸庞，茶水壶被烧得“咕嘟咕嘟”作响。接过村民递来的茶杯，茶香扑鼻，举杯敬明月，品茶的意思真是妙不可言。大家聊起这里的过往与变化，村民们忘情地舞蹈起舞，我们围着篝火开心地手拉手学着跳起了舞蹈。欢快的歌声在深山里回荡，熊熊之火越烧越旺，茶不醉人人自醉。

在这美妙的歌声中，难舍之情在我心底氤氲着，升腾着。